

有一个典故很好地概括了苏轼的性格,据说有一日,苏轼酒足饭后,与侍从一起在庭院散步。他调皮地摸着自己滚圆的肚子,问左右,你们说说这里面装着什么?有人说,装的都是智慧;有人说,装的都是文章诗篇。苏轼皆不以为然。这时侍妾王朝云开口道:“装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听后微微一怔,捧腹大笑。

小时候,苏轼在眉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眉山“一门父子三词客”想必大家有所耳闻,苏家三父子的诗词,在北宋璀璨的文化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父苏洵,27岁考上进士,属于大器晚成的楷模。《三字经》里“苏老老,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说的就是他。弟弟苏辙,一直官运亨通,最高做到了尚书右丞,相当于宰相,也算位极人臣了。

苏轼和苏辙的名字寓意深远,“轼”是古代马车的前扶手,“辙”是马车行走留下的车印。苏洵在1047年专门写了一篇寄寓深重的《名二子说》做了详细的说明:

轮辐盖轸,皆有取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这首散文翻译过来就是:车轮、辐条、顶盖、车厢都对车有重要作用,唯独“轼”作为扶手的横木,看起来几乎没有用处。但是去掉这块横木,那也算不上一辆完整的车了。我的孩子轼儿,父亲最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天下的马车都会循辙而行,但谈及功劳,车辙是没有份的,即便是车仰马翻,也怪不到车辙的头上。这车轮印,能在祸福之间好好的存活。我的孩子辙儿,这是父亲最希望看到的。

所谓一语成谶,莫过于此了。苏洵内心是崩溃的,原本寄希望于儿子稳稳当当地做官,像车前把手,虽不显眼但缺之不可。结果,儿子一出川便锋芒毕露。

少时一人仕,名动汴州城。苏轼首次参加科举,便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据说当时主考官

◇诗词坊

黄河之蛙

□ 李三处

狂涛中的一尊乐神
踏着黄河象羔羊一样温顺
四蹄轻击着孤独的浪鼓
仰天高唱着大河的深情

冲刺于黄河落日的风景
嬉闹于细网织网的朦胧
一串脚印
千首歌吟
耳边鸟儿的啁啾
一条泡影的路径
细沙迭印着脸部的轮廓
明眸静视着艳美的黄昏

待到朝阳萌动的三月
牛荆花儿爆蕾的年龄
望着一弯新月
把初恋的忧郁
洒向渔火闪烁的草丛

从此
黄河拣起太阳的碎片
涂掉你浪花里的姓名
你吐出污泥
脱掉野性
为人间的春华秋实
做一个自由的歌星

回乡

□ 吕世豪

童年回不去的故乡
我每年都替它回去一趟
老屋里 墙上的照片
虽然清晰
但已经发黄
这是童年的写真画册
绝对不敢遗忘
奶奶吃饭时的呼唤声仍在
母亲写作业时的嗔斥声仍在
老井桶绳上的滴响声仍在
泉声仍在 蛙鸣仍在
鸡飞狗跳声仍在
驴打滚声仍在
这些童年时的大合唱
聆听都会让你热泪盈眶
童年时的故乡是回不去了
但童年睡过的炕还热着
灶火还旺着
风箱还响着
碌盘碾磨还转着
童年抱过的老槐树还葱绿着
只是更粗了些
喂养过童年的故乡
也更老了一些
更旧了一些
自打童年离开就再没回乡
且越走越远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背影
为着牵挂与怀念
我每年都要忙里偷闲
替童年回一趟故乡

◇随笔

欧阳修对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赞不绝口,因为封卷,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得意门生曾巩而作,为了避嫌还故意压了名次。一日,考官梅尧臣拿着苏轼的卷子问欧阳修:“这份《刑赏忠厚之至论》,清新脱俗,见解深刻,可为第一。其中用的‘皋陶杀人’典故,尤为精彩,可惜我才疏学浅,并不知道出处。”欧阳修细细读罢,对他说:“大概是我才疏学浅,不妨开榜之后问问曾巩。”

张榜之日,梅尧臣终于问出了用典出处。不过,不是曾巩告诉他的,而是那份卷子的主人苏轼。苏轼告诉梅尧臣,“皋陶杀人”乃《三国志·孔融传》注,取孔融“想当然”之意——虽然是我编的,但这个典故肯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梅尧臣连声佩服,欧阳修听后更是对苏轼的不拘小节的气概颇为欣赏,而且预见了他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有了欧阳修的加持,苏轼平步青云指日可待。然而,好景不长,正当苏轼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家乡传来了噩耗,母亲病故,即刻回乡奔丧。遵照儒家传统的道德礼仪制度,一旦官员的父母逝世,必须停职回乡守孝三年,谓之“丁忧”,待守孝期满再回朝堂谋职。

嘉祐四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做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仕途的起点,四年后,苏轼被召集回京,判登闻鼓院。登闻鼓是阍门悬着的一面大鼓,供大宋子民敲击,若有蒙冤可以



万丈光芒染海风,波涛汹涌四时同。
雄鹰展翅三千里,日月乾坤一线中。

周文静 摄

◇读万卷书

在生态自然深处听风

——读李景平的《风在心间行走》

□ 马明高

李景平先生看似一个平和文静的人,没有想到他的文章,却写得如此激情、如此饱满,如此睿智。《风在心间走过——一个和一群作家的生态文学足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他在书的“后记”里说,“这是一册环境文学或者生态文学的作家采风记录”,“我所记录的生态环境文学采风已成为过去,但愿风留人间”。因此说,这是一部反映山西生态环境历经危机、问题、整治、发展和进步的艰难进程的书,这是一部在生态危机深处反省与自觉、奔走与呼号、沉思与远望的书,这也是一部为山西大地河川林树草木赞美与抒情的书。

是的,“黑色、破碎、污染,是人制造的,绿色、鲜亮、美丽,也是人制造的。人的生存发展,由藐视、背离和破坏自然而回归尊重、顺应、保护自然,这是一次伟大的自觉。”从第一辑“风声已过”中,我看到了“一个”40多年来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作家形象。生态文学成为他环保生涯的追求,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追求。他是如此地充满激情、理想和爱的坚定信念,如此地充满初忍的战斗精神,如此地对人类的生态文明充满信心与勇气、充满渴望与期待。

《风在心间行走》是一种充满激情与文思的情感式书写。《流淌进一条河的文学行走》《银蓝色风光》《每一棵树都是风景》《绿不是风景》《请告诉我她的现在》等好多散文,都是情感饱满、抒情味十足、叙事文情并茂的大美文。思路开阔,结构大开大阖,叙事张弛有度,情感丰富多彩,文思跌宕,放得开、收得拢,细节生动活泼,语言豪迈沉稳,如大河般悠扬,似草木般葱茏,犹大地般宽厚,像树花般盈盈,始终厚蓄着一种情感的脉搏,起伏着一种情感的气势,呈现出“一群作家”行走大地、指点江山、激情四射的沉思而质询的感人场面,动人情景。

《风在心间行走》是一种充满新闻性与文学性的总体性书写。李景平先生的经历与身份,决定了他的散文的书写方式和语言相貌。他一直在中国环境报驻山西记者站工作,经常策划和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新闻和生态文学活

直达圣听,苏轼是负责管理登闻鼓的官员。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再次卸下官职,丁忧回乡。三年之后,苏轼回京。满打满算,他在职时间不足十年,别说势力浸润官场了,他依旧无根无系,是风云诡谲的朝堂里彻头彻尾的“初学者”。也就是在这时,震动北宋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是一个耿直的人,他的“不合时宜”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站新旧两党,只按事实说话。他用辩证的眼光研判了王安石变法的可行性,没有全盘否定,只是就其中的青苗法等提出质疑,为此还三次上书宋神宗,直言新法弊病。结果,神宗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也因为这三次上书,苏轼彻彻底底得罪了王安石的改革派。

当时朝堂阵营已经分裂,神宗变法的意志坚决,王安石手段雷霆,要迅速推行变法,扫除法实施初期的各种议论,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一气之下自请外放。于是,他来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苏轼在杭州生活非常安逸,他在任上,尽职尽责。闲暇之余,交友、访僧、赏景,饮酒、吟诗,醉心山水倒也悠哉乐哉!然而,“忧国忧民”四个字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他在杭州为官八年,为民请命之心有增不减,尤其目睹了青苗贷款弊端后,多次口出怨言,这些言论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尤其不爽。于是,

一张寻常的谢恩表成了新党刺向苏轼的刀。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元丰二年春,苏轼转任湖州太守。按照惯例,他到任之后就给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在这份谢表中,苏轼洋洋洒洒写了对宋神宗歌功颂德,然后卑微恭敬地表示自己已能到湖州做官都是皇帝恩德等等,在谢表的末尾,苏轼来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皇帝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会来事儿,也知道我年纪大了不爱惹事儿,到小地方领个差事,为老百姓办点事就行了。

你看,这就一篇例行公文而已,然而,监察御史何正臣可不这么认为,他第一个跳出来了,说苏轼这句话中“老不生事”是指桑骂槐,是在暗讽变法派生事,暗讽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无事生非?紧接着,何正臣、舒亶领衔的御史团队开始了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方位扒皮和造谣式解读。苏轼写“赢得儿童语喜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不是在讽刺青苗法执行不力,官吏一边强迫百姓借钱,一边从百姓口袋中掏钱吗?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不是在讽刺变法派表面兴修水利,实则祸国殃民吗?写“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不是在讽刺变法派推行的盐业官营导致民众无盐可吃吗?

众口铍金,积毁销骨。没几天,名满天下的豪放派诗人就被弄得臭名昭著。在这些人百般构陷

◇小说轩·孟崇君14

石邑

□ 李牧

赵国边城石邑,距离函谷关不过60里,位于秦赵之间必经的交通要道上。

石邑城原本是赵国防范秦国的前线堡垒,常驻赵军三千人。因着它位置独特,往来秦赵两国做生意的人,常常会在这里歇息住宿。时间久了,各国商人干脆就在这里开设分店,建造楼阁、客棧、库房等,迎来送往,石邑因此逐渐繁华热闹起来。周边百姓见了,也逐渐聚集到这里,慢慢地,石邑形成一座小城,居然也小有规模,人口不多,却也将近万人。

赵国对此非常欢迎,毕竟石邑3000人的常驻军队,其花费也不是一笔小开支。居住的人多了,意味着可以收的税就多了,何况大部分是商铺。赵军就向他们征税,加上通关的税收,每年下来,都是一大笔钱。但这里毕竟是前线,随时有可能发生攻伐战争,于是,赵王为省事,干脆把征税权给了驻军,所收税费用来补充军费。这几年,秦赵间难得地和平共处,石邑愈发繁荣起来。

在赵国,像石邑城这样能够独立收税、自主花销的职位,是难得的肥缺。能在这里当将军,不是谁都可以。现任的石邑将军是赵荣,年近40岁,已是老将。赵荣打了一辈子仗,现在老了,打不动了。军中上司照顾他,就让他来做石邑将军。赵荣来到石邑,马上就三年了。这三年间,是他最舒服的三年,也是最无聊的三年。这美差对于旁人,求都求不来,赵荣却当成了烦恼。他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他曾经向上司抱怨,上司笑道:“好多人都想谋取这个职位呢!你竟然抱怨!”

赵荣道:“将军死战场,才是本分。”赵荣是上司一手带出来的兵,对他很是了解,想了想,正色道:“这个位置,别看现在是肥缺。哪天秦军来了,立马就是个血肉磨盘。你是不是害怕了?”

赵荣满面通红,刷地立正,右手在胸前用力撞了撞,大声道:“我赵荣岂会害怕这个!秦人来了,誓让他们有来无回!”

上司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头,道:“这不就行了!”

上司说得没错,石邑城毕竟是赵国防范秦国的前线,虽然近几年没有战事,但赵荣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他每天清晨都会在城墙上巡游一圈。这一天,他照例巡游,隐隐约约听到有马蹄声传来。他凝神远眺,见远方尘土升起,前有车马慌慌张张往前奔来。

赵荣看着车马的狼狽样,心头一跳,立即给身后的卫兵下达命令,把刚刚开启的城门关闭,军队全体戒备,以备不测。沉重的城门很快关了起来,等远方的车、马奔至城下时,石邑城头早已兵甲林立,严阵以待了。

城墙上,三乘车和数十匹马混杂在一起。车经过长途奔驰,眼见都要散架。车后聚集着数十匹马,骑乘的人,宽袍大袖,个个狼狽不堪。

赵荣心道:看他们的样子,像是连夜从秦国逃出来的。逃得如此狼狽,究竟是个什么人?秦兵会不会越界前来追赶。他极目向更远处望去,并没有看到追兵,心中更是诧异。

赵荣身边的卫兵大喊道:“你们是什么人?来我赵国何干?”

赵昇从马上一跃而下,拱手道:“我们是齐国人,途径贵国,请求过关。”

下,宋神宗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当年七月,李定便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狱。

御史台外,苍绿的柏树上经常栖息着大量乌鸦,乌黑一片,叫声凄厉嘶哑,透着一股不祥之兆,人们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这也是为什么苏轼案叫做“乌台诗案”的原因。

“根勘”审理过程中,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着苏轼认罪。最后,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一时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苏轼无实重罪,不该处死。令宋神宗奇怪的是,新旧两派之人都积极斡旋,出面营救。连王安石也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之问,也触动了宋神宗的心。毕竟,这样一个著名的文臣,虽不是肱股,杀掉也太可惜了。

于是,宋神宗就坡下驴,找了一条“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免了苏轼死罪,得以从轻发落,贬任黄州。?苏轼大概也不曾想过在这场新党策划的“莫须有”诗案里,是王安石在关键时刻出手搭救,才让他幸免于难。

总之,本该一帆风顺,仕途如日中天的苏轼,一下子从翩翩跌入了谷底,开始贬谪落魄的人生,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也开始他吃吃喝喝的闲者人生。

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布了一次大赦,苏轼也在大赦名单之中。此时他已被贬儋州四年有余。晚年遇赦,他早已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北归渡海时,他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被贬南荒,虽然九死一生吾不悔恨,这次远游是我平生最奇绝的经历。半生飘零全败政敌所赐,竟然能大度地表示“不恨”,还将这段经历列为“冠绝”,是何其雄浑博大的胸怀和气势!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去世前三个月,他写了最后一首诗,算是对自己潦草一生的总结: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小说轩·孟崇君14

石邑

□ 李牧

卫兵回道:“你们行踪可疑,无凭无证,休想闯关而过!”

赵昇正待回禀,就听见孟崇君在车中轻呼:“赵昇,问他们守将是谁?”

赵昇喊道:“你个小兵,不与你谈。找你们将军前来!”

赵军士兵见赵昇无礼,甚是恼怒,取出一根箭,搭在弦上,便欲拉弓,朝赵昇射去。赵荣在旁,轻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把箭放下。自己上前一步,俯视赵昇,道:“我是石邑守将赵荣!你们是什么人?”

孟崇君听到赵荣二字,便拉开车窗,探出头,道:“赵将军别来无恙!我是齐国田文,特来拜访平原君。”

赵荣一听田文二字,心中纳闷,心道:这齐国田文的名号在列国间可是大名鼎鼎,那个声望太高了。所到之处,各国诸侯们都要给几分面子。他朋友多,受惠恩的人也多,只要听到孟崇君到了,立马就是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前些日子,传来的消息,说孟崇君入秦,做了秦国的相国。这才几天啊,怎么会变成如今这个狼狽样子了?

赵荣以前在平原君的宴会上,见过孟崇君一面,孟崇君还与他单敬了一杯酒,因此算是认识。他不再细想,立刻下令:“开门。”他也快步下城,去迎接孟崇君。

城门大开,孟崇君跳下车,与迎面走来的赵荣见礼。笑道:“上次一别,就快两年了吧!没想到与将军在这里相遇。我这狼狽的情形,让将军笑话了!”

赵荣忙道:“哪里的话!公子名满天下,纵横驰骋很久了,偶尔吃点小亏,也是不错的调剂。从来英雄落难,不过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溪!”

孟崇君这一路来,憋屈得紧,如今听了赵荣这番话,心中略微好受了点。

两人并肩向城中走去。孟崇君道:“我这次来,难免要叨扰将军,心中甚是不安。”

赵荣笑道:“能为公子略尽绵薄之力,是我的荣幸。公子就请在此城暂住,我帮公子把出行车队整饬完毕。”

孟崇君待要推辞,想了想,便道:“如此,我就不客气了。这个人情,我就领了!”

赵荣大喜,笑道:“能让公子领人情,那我可赚大了!”

进得城来,赵荣要请孟崇君去客棧休息,孟崇君谢绝道:“我的人,还有一些没有回来,我想去城头,看看他们。”

赵荣见他脸色突然阴沉下来,不敢多问,便陪着孟崇君来到城头。

孟崇君站在赵荣常站的位置,望着远方,目光深沉,不再说话。

赵荣陪着站了一会,觉得冷森森的,浑身不舒服,就找了个借口,对孟崇君道:“我去给公子准备车队,就不陪公子了。公子有什么需要,直接给卫兵说了是。”

孟崇君“晤”了一声,点了点头。赵荣从城头下来,给平原君写了一封信,说是齐国孟崇君从秦国逃亡,现在石邑城,说要去拜访公子,此事如何处置,请公子定夺。

写好之后,赵荣叫来军中信使,让他即刻出发,去见身在邯郸的平原君。

(待续)

三川河

158 期